

萌言妙语·

# 驴

司马小萌

见过实在的,没见过这么实在的。

因为我帮了个小忙,一哥们非要请他的朋友、著名画家宋连启给我画幅画。

问我喜欢啥动物,答“企鹅”。

也许因为名字中有个“萌”字,俺对所有萌宠,均报以极大兴趣。每逢电视里企鹅亮相,那左摇右晃的憨态,常把我乐得东倒西歪。这品位,严重影响了几子一家:只要一看到企鹅们集体蹒跚,他们肯定也笑得东倒西歪,张牙舞爪!

宋连启虽然擅长画动物,但对企鹅也许有些“手生”。鉴于此画家是国画大师黄胄的弟子,画驴一绝,于是哥们提议给我画驴。

对于驴,我向来心疼。“卸磨杀驴”,多么冷酷的事。所以我从不吃驴肉,包括叫得挺响的“驴肉火烧”。尽管现在推磨大多改为电动,驴可以下岗了,但每每想起“卸磨杀驴”这句成语,我就恨得牙齿咯咯作响……

在网上,搜到司马文森20世纪40年代写的一篇散文《磨》。主角是磨坊里一头小驴和后来的“继任者”小牛:眼睛被眼罩蒙着,拖着磨,喘着声,流着汗,每天十几个小时,还要接受叱喝和鞭子。直至驴死,被卖掉;牛死,成为牛肉干。

司马文森写道:先前,当我

偶然在磨坊前,遇到那个工场主人的时候,利用了他对我还是那样尊崇客气,对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不会觉得这可怜的牛14个钟头的工作时间,太多了一点吗?”“不。”那工场主人回答说,“前些时那匹驴子还曾做过16个钟头哩。”“但是,它却因为过度的劳苦死了。”“不错,它是死了,所以我才叫减到14个钟头。”“这个还是太多了。”“不,我不是告诉你,驴子曾做过16个……”“它会受不了,它会像驴子一样地在地上躺直着死去的。”“也许有那样可能,”工场主人说,“不过,我不愿意担心这个。”“你应该担心才对,如果它死去了,你就会遭受损失……”“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用钱把它买来的。”“难道我不会再把它卖掉?”“卖死牛?”他点着头说:“那死驴子还不是这样。”

司马文森接着写:“我们的谈话就在这儿止住了,我好像受了侮辱似的,没有再在那儿待一分钟。”“当我到了自己的房中,我开始狂怒起来了,我用脚踢开椅子,并且随手撕毁我所能拿到的东西……”

一个20世纪40年代年轻人的愤怒。后来他成了我的爸爸。

文章很动情,我每读每唏嘘。我理解经济动物对人类生存的作用,理解生物链和食物链的重要性。但我更理解,为

什么军犬会受到礼遇,安享晚年;为什么战马会得到尊重,死时被隆重安葬。

大千世界,弱肉强食,谁也躲不开。也许,没有什么应该是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应该的。但,心存善念,知恩图报,绝对是人类拯救灵魂的唯一法宝……

上面提到的哥们,是原京郊日报副总编闫文利。我们不供职同一报纸,但均属北京日报社这个大集体。“林子大了”,碰面的机会不多,印象中基本没说过话。退休了才有机会接触,才体会到此人的热心肠。

热心肠的例子还有:见我不去取画,这哥们有点急,准备亲自送来。笑称:“你请饭!”

请饭,这年头最简单的事了。考虑到本人刚出差回来,手里一堆活儿,于是我推迟到一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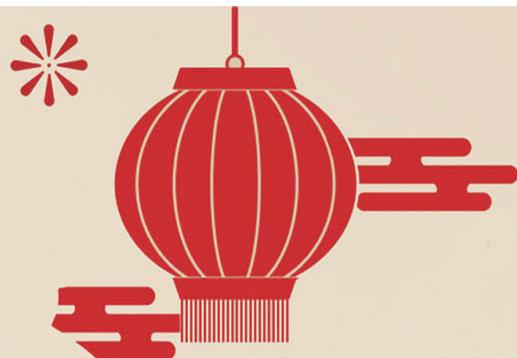
一周?这哥们继续有点急:“萌姐,发一下你家地址,我把画递给你!”我说:“不用不用!等我请你吃饭时再带来!”

见过热忱的,没见过这么热忱的。

还有,你知道宋画家画了几头驴吗?八头!整整一个“八骏图”啊。

当然,我还喜欢画上面的题字:“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

很难做到。不管是你还是我。



## 寻找那集人的春节—— 舌尖上的年味

冯振胜

题记:春节,或许有一天,会淡化为日历上的一个寻常符号,定格为记忆里的一种颜色,然而,连绵巍峨天目山,生活永远向前,只要不变的时节如期而至,新年,就依旧会在那集人的餐桌上浓墨重彩地绽放。

浓浓的年味总是与充满亲情的家宴联系在一起

从小吃惯什么东西  
就会一直留在身体里面  
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味  
而那集人的年味  
当属热腾腾香喷喷的炖菜和饺子  
“太平风俗美,不用闭柴门”  
又是一年忙碌  
当我与你相见,无须万语千言  
这不闭的柴扉和洋溢的笑容  
是千门万户的温馨时光  
也是你我记忆中的一年又一年  
饺子,寓意更岁交子  
是我们有关过年的记忆  
而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年终盛宴  
在最市井的街巷里  
往往藏着最好的美味  
余氏香肠、汪家腊鸡、王记板鸭  
也随着春节的临近越发的忙碌  
食客说  
一盘不够,再来一盘  
一只不够,要来三只

想用一种仪式记录美好的日子  
想用一种隆重的方式给予食物尊重  
于是有了庄重质朴而又喜庆的“食盒”

抬盒相见  
总是令人欢欣愉悦  
家,是生命开始的地方  
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  
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们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  
品味着属于每个人的烟火人间  
最称心的美食,最地道的年“味”  
只会民间、在你我的家园  
在父母亲手做的那一汤一饭  
那香味,一不小心  
就溜进了那集的蓝天  
据说,面条的形状长而瘦  
谐音“长寿”

于是面条成为讲究讨口彩的人最喜爱的主食  
那集人喜欢满满挂住之后来一碗清汤挂面  
爽口的面条能够瞬间洗去关于鱼肉的记忆  
蒸馒头、包子,是过年的一个仪式  
当一家人围在一起  
热闹的讨论要吃什么馅儿的时候  
一年的幸福,就从此刻拉开了序幕  
年的味道,就是柴米油盐中的欢欣无恙

品一种美食,知一缕乡情  
了解一方水土人文  
在异地风味的小馆里  
感受来自他乡的习俗  
“无论海角和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那集,是包容的  
那集,是幸福的  
那集,是美味的  
愿在那集打拼的异乡人  
都能收获家的温馨  
愿在外奋斗的那集人  
都能收到来自家乡的期盼和问候

## 藏在岁月深处的春光

杨俊伟

犹记大一那年,全班同学一起去郊游,或骑车或步行,一路上你追我赶,一群人浩浩荡荡行在春天的小路上。我们先去了学校附近的颍河南岸,大家坐在河边晒太阳,春风和煦,看着眼前的颍河水缓缓流淌,不知道流向何方。我们在岸边的草地上奔走、打闹,有同学带了相机,给那些爱美的女生们拍照。

有家住本市的同学说,不远处还有一个大的桃园,大家可以过去看看。我们一听说这个消息,一下子聚拢起来,准备向桃园进发。沿着河岸走了大约半个钟头,就到了目的地。只见桃花白的、粉的,开得正艳,大家这时也不再顾及形象,一起围拢在桃树下,吆喝着摄影师来给我们拍一张合影。桃树不高,有人甚至爬到树枝上,我们青春的笑脸和灿烂的桃花绽放在一起。如今大学毕业已多年,常会情不自禁回想起那个春天,只是我们再也找不回青春时光。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农村高中做老师。学校坐落在小镇北街,地址偏僻,后面是大片农田,还有几口池塘卧在蓝天之下。春天来了,学生们心里都痒痒的,盼望着能偷空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风光。我也和那些学生一样,面对围墙外的那个世界,心里早就有些跃跃欲试。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整个年级的师生走出校门,走向那广阔的天地。成天被关在校园的学生,犹如脱笼之鸟,全都欢欣雀跃起来。春天来了,麦苗青青,菜花泛黄,都迎着风儿茁壮生长,路边树木开始绽放新芽,有些已经长出嫩叶,在阳光下感受着新生的喜悦和力量。

我们沿着麦田中间的田埂边走边看,有的同学捧着一本书安静地找个地方坐下来,有的同学带来了风筝,和其他同学在春风中奔跑,也有的同学和要好的朋友一起聊天,还有的同学索性坐在池塘边看别人

钓鱼。

有个男生跑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老师你知道吗?一直朝前走,我们就可以看到火车呢!”我心一动:“要不我们就去看看。”

在那个交通闭塞的乡下,能去看一下奔跑的火车也是一种新鲜体验。于是,几个学生和我一起继续前进,走了大概一个多钟头,终于在与邻县交界的地方看见一段长长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据说,这条铁路是专门为照顾革命老区人民才开通的,目前只有一趟普通列车运行。

那个上午,我们的收获就是终于看见了火车。

等我们回到校园,别人早已吃过中午饭开始午休了。我带学生去了教工食堂,让师傅煮了一锅肉丝面,我们每人吃了一大碗。好多年后,还有学生跟我说:“老师,真的很难忘你陪我们一起出游的那个春天啊!还有,那碗肉丝面的味道真美呢!”